

記柳亞子

林光灝

柳亞子，江蘇省吳縣人。原名慰高，號安如，改名人權，號亞廬，再改名棄疾，號亞子。世居蘇浙交界周圍數十里風景宜人，之汾湖北庫鄉大勝村。其父移居同邑之黎里鎮。大勝村為明時葉小鸞故里（葉著有「青箱集」，亞子曾為重刊行世）。柳氏世為汾湖望族。亞子十六歲中秀才，次年（一九〇三），入上海愛國學社讀書，識章炳麟、鄒容等人。迨愛國學社解散，轉往自治學社求學。一九〇六年，入上海理化速成科學堂肄業，專攻化學，未畢業即任教於健行公學。同年加入同盟會，參加革命運動。並負責主編「復報」一至十一期，及「復報」被禁，逃回黎里鎮結婚，妻鄭佩宜女士，吳江名門世家，岳父為綢緞業巨子。亞子嘗題書其書齋曰「磨劍室」，自署為「磨劍室主」。當亞子歸黎里時，葉楚傖以不克走送，黯然賦詩相贈，尤不勝雲樹蒼茫之感。詩云：

「臨歧惻惻憶豪遊，幾度泥君未許留。入世已非才子福，盛時早作百年謀。賓朋星散難為客，風雨宵深漸釀秋。行向莫愁湖上去，凄清烟水獨登樓。」

又寄慰亞子一首云：

「初攜儂侶承歡去，却捧香書痛哭來。投止曾參子姪禮，苦君未有米鹽才。江村蕭瑟斜陽老，秋夢淒迷拜墓回。中歲能經幾感感，勉隨朋輩解餘哀。」

亞子賦性婉和，風流文采，生當清門，口微吃，狀若閨閣好女子。每詩酒之會，朋好流連，輒喜狂醉，其妻鄭佩宜嘗勸止之！亦一傷心人也。亞子繪有「汾湖舊隱圖」，各省文士騷人，感為之題詠。葉楚傖有「題亞子汾湖舊隱圖」並序云：

亞子命題舊隱圖，嗟乎，亞子隱矣，余將安歸，忽忽十月，成此二律，讀荷范兩句，或有識其中懷者乎。

「報恩雪恥十餘年，結束殘生到酒邊。春晝綠楊呼犢岸，秋風紅蓼打漁船。百神靈護存祠宇，幾劫滄桑有墓田。我亦一塵在湖北，料量歸計轉茫然。」「寒日荒荒未挽戈，應知鷓鴣久蹉跎。十年留血成亡命

，一息餘生待渡河。前或有君猶怨望，范增無主欲如何。近來咽盡傷心淚，辛苦為卿一雪沓。」

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冬，與陳去病、高天梅創辦南社，主張以文學鼓吹民族革命，被選為主任。「民權」、「民立」、「民呼」等報紙及其他革命刊物，多見其詩詞文章；並與各方革命文豪，時有酬唱。其為文：麗采並流，意韻俱發，每多慷慨悲歌驚人特出之語句。辛亥革命成功，中山先生就任南京臨時大總統時，曾以亞子為總統府祕書，旋託病辭職返滬，任「天鐸」、「民聲」、「太平洋」三報主筆，並在「天鐸報」署名「青兕」，著文反對南北議和，排擊北洋軍閥甚力。

今之青年，無不知有「五四運動」者。而於共和初期之「南社」，殆少知之，且亦無復言之者。南社為革命志士之集團，南中文人之淵藪。方之漢之「東林」，既不同其標榜；擬之明之「復社」，却有幸於成功。其間雋異之士，擢揚詞翰，喚醒國魂，羣流朝宗，一時稱盛。亞子雖非

祭酒，實等司農，任事必先，輸財恐後，乃惟一
出錢出力之人物。

第一次南社雅集，在上海之徐園舉行。到有
宋教仁、林英士、蔡治民、李叔同（即李息霜，
後遁入空門，削髮為僧之弘一大師，抗戰時病逝
福州鼓山）、黃誨庵、于右任、傅鈍根、葉楚倫
、陳去病、凌焦庵、景梅九、高吹萬、高天梅、
胡寄塵、謝英伯、陳陶遺、姚鶴雛、馬君武、狄
膺、張默君父女、楊杏佛等各省俊彥之士數十人
。第二次南社雅集，在杭州西湖西泠印社舉行，
人數比前增加，其中蕭篤平即後來鼎鼎大名之蕭
公權教授。彼時他只是一名中學生，茲錄蕭著「
問學諫往錄」十四，何莫學乎詩（一）誼兼師友
的吳雨僧「……從民國四年起，我忙於學校功課
，十年當中很少時間去繼續學詩，但並未和詩學
完全絕緣，偶然間還塗抹幾句。在上海青年會中
學肄業的頭一年，承葉師介紹，我的幾首詩居然
在『南社』詩集裏刊出。蕭篤平（民國五年夏天
才改名公權）也居然成了南社的社員。」

南社並訂每年在上海舉行雅集一次，出版「
南社詩文集」一厚冊，冠以參加雅集之像片於首
頁，以誌紀念。其每年定期集會，有來自數千里
以外者。此種詩文集，琳瑯滿目，社外人士，輒
轉相求，視同拱璧。每次重選社長，社友多數，
輒交推亞子；以其除文字著作外，並無功利思想
，且能以其悠閒歲月，熱心社務也。

亞子家素封，擁有汾湖膏腴之地十餘頃。母
氏凌，慈愛賢淑，持家節用之餘，一任亞子取求
，供其文壇上之揮霍，不稍慳吝。凡同志中為革

命犧牲或病歿，而有詩文遺著可資傳述者如：周
實丹、楊篤生、宋遜初、甯太一、蘇曼殊等近二
十人之遺集，均由其個人出資，為整理哀印分送
。

當年之亞子，輕財好友，求助者，必勉力應
付，不使失望。惟與人相處，往往不論交誼深淺
，概予接納，一本其書生面目，從不肯開罪於人
。民國二、三年間，亞子在上海大捧演「新茶花
女」之名旦陸子美與馮春航，各為之出版專輯，
葉楚倫「為子美集作」詩云：「歌場一例有波瀾
，此事權衡亦大難；我為斯人厚直筆，不將姓氏
付冷宮。」「別開千古傳人例，玉牒金箋紀豔蹤
；漁父辭成芳草遠，幾人冷處問英雄。」（自註
：民國成立後，春航璧雲諸作競作，獨漁父一書
，坊間已難多見。）陸子美死，馮亦脫離劇界
，亞子致力之新劇運動遂亦中斷。十二年與邵力
子、陳望道等發起「新南社」，自任社長，提倡
新文學和社會革命，發行出版，大肆宣傳。十三
年，中國國民黨改組，亞子以同盟會會員資格重
新加入，十四年，任江蘇省黨部執行委員會常務委
員兼宣傳部長。十五年，被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
監察委員。同年，被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下令
通緝，於是改名「唐隱芝」，匿居上海，「曼殊
全集」蓋成於此時。

十六年，亡命日本，與日人橋本關雪等往來
酬唱，後將所作彙刊為「乘桴集」一卷。十七
年，由日回國，任上海通志館館長。二十年，第
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舉行，被選為中央監察
委員。二十四年，再獲選為中央監察委員。蓋亞

子其人為名士、為書生、為公子少爺。而當國共
離合無常，敵友朝夕莫辨之際，以行動落宕之文
人，屢入危疑複雜之環境，雖非養其惡而使之成
，亦必陷於罪而不自覺。民國十六年以後之柳亞
子，殆即以此獲罪而不能自拔。舉其要者，蓋有
數端：

當國共合作之時，有公然跨黨者，有本係民
黨而暗中加入共黨者，有本係共黨而以民黨身份
出面者。迨清黨時，隱匿共黨身份者，更不乏人
。這其中不免魚龍混雜，皂白不分。亞子是一個
糊塗人，又是個來者不拒的老好人。對於朋輩往
來，自然無所容心。因此，便有亞子勾結共產黨
之傳說。民國十六年四月十二日開始上海大清黨
期間，陳羣（字人鶴，抗戰時期參加偽政權，勝
利後在南京畏罪服毒自殺）主持東路軍政治部，
曾派員到吳江黎里，查抄亞子老家。當時亞子在
上海，家中祇老母及弱妹柳公權。處此飛來橫禍
，呼告無門，驚惶失措。亞子得信後，對於鄉中
情態，雖覺遭受打擊，不免痛心，然亦未向黨國
故舊有所陳述，以求其解釋。雖有抱不平者，自
動向陳羣代訴其冤，而已事過境遷，不了了之。
是時，大家對於「南社」，即已無人過問，大有
風流雲散之勢。亞子於改組後之黨事，即不樂於
多言。自黎里被抄，益深其刺激而增其淡泊。故
對「南社」，亦已興趣索然，不願繼續負責，多
添麻煩。

後來鄧演達、宋慶齡、季方等搞「第三黨」
，在滬西出版報紙，詆譏當局。楊杏佛又幫宋慶
齡做文章，組織「人權保障會」。此等事根本與

亞子風馬牛不相及，且亞子毫無此種政治興趣。祇是亞子與楊杏佛為文字交，友誼往來，素稱不惡，却被認為鄧揚之同路人。證以亞子之環境，及其素所往來，便覺鐵案如山，百喙莫辨矣。抗戰軍興，京滬淪陷後亞子撤退時先至廣西，在桂林得詩甚多，如感時云：「說肉從來足療饑，秦庭流涕賦無衣；太平洋上波瀾濶，更向櫻都獵一圍。」「投荒又見歲華新，叱咤風雷氣未馴；極

追憶許壽裳先生

連震東

許壽裳先生，是一位長者，也是一位儒者，道德文章，素所欽敬，我與之認識，與台灣的文獻有關。

民國三十五年，當台灣光復之初，百廢待舉，台灣沉淪異族統治，歷五十年，其文獻史料，甚多湮滅，蒐求整理，也是刻不容緩之事，故當時的台灣省長官公署，擬纂修台灣省通志，以存文獻，並成立文獻委員會，以董其事。聘請許壽裳先生來台負責籌備，當時的台北，甫經光復，公廨殘破，一時竟難覓得適當場所為文獻委員會辦公廳舍，時我正担任台灣省參議會秘書長，省參議會設在台北市南海路，便是後日作為美國新聞處的所在，房屋較為完整寬敞，除集會外，平時辦公人員不多，因此同意讓出一部份房屋暫借文獻委員會使用，兩個機關，在一個門內進出辦公，碰面機會特多，這是我與許先生認識之始，其後每有餘暇，恆至其辦公室請益，對許先生之為學、治事以及處世之道，有更深一層的認識，益增我對其欽敬之心。

某次，偶與之言及先君台灣通史一事，曾憶約在民國十三年間，黨國元老張溥泉先生貽函先君云：章太炎先生將為台灣通史作序，然終先君之世，始終未見此文，許先生隨太炎先生久，因之就詢許先生，據云確有此事，此文業已收入章氏叢書三編太炎文錄續編卷二下，越數日，果將太炎先生之台灣通史序鈔錄見貽，其後台灣通史在台再版，方載入章序。

許先生逝世，迄今已三十餘年，回憶前事，猶宛在目，今當許先生九九冥誕，爰述此事，用為紀念。民國七十年新春連震東綴於台北

目神州餘子盡，可堪憐取眼前人。」後遷重慶，於六十生日席上賦詩云：「五十九年吾未死，良宵差喜酒杯開。長鯨跋浪滄溟濶，俊鶻摩天大地恢；尸位羣兒差齷齪，撫胸奇怒鬱崔嵬；樽前不盡飛揚意，低首擎天一柱來。」「五十九年吾未死，無端鴻爪落山城。高名愁見鄒容路，近市聞多納粹營；後樂先憂殊自媿，雄心病骨共相摠；何當一夕春雷起，得水神龍怒怒鳴。」又龍蛇次友人韻云：「龍蛇在野蟄難伸，烽火神州慘不春。捷報鄰邦聊自慰，覆車吾土已嫌頻；引吭我欲呼民主，俯首誰能事貴人；丹穴菟裘矛盾感，蒼生滿眼恥謀身。」亂世哀音，大有才人末路之感！而亞子昔之朋從故舊，以其在偵察網中，棘地荆天，更無有敢與之共晨夕者。亞子固不乞憐，而同文願達者，以其落拓亦絕無仗義執言之輩。蓋除所謂「民主人士」，便已無人敢與接談。實逼處此，卒至無路可走。

抗戰勝利後，任「民主同盟執行委員」。三十八年十月，中共偽政權在北平開鑼，靦顏靠攏，乞食紅魔，亦大可哀矣！蓋亞子之為人，呼牛為牛，呼馬為馬，予而不敢，讓而不爭，不似章行嚴之熱中，秉質恬退，未同郭沫若之無恥。靠攏後所見之詩詞，村鄙可笑，自是違心之作。據聞大陸變色後，亞子夫婦某次遊頤和園，門丁以士劣待之，幾不免於侮辱；可見其在紅朝亦未見禮遇，其隱痛深矣！晚年患長期全身動脈硬化及支氣管肺炎症，於四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在北平去世，年七十二歲。子無忌，為留美學學生，著作甚豐，頗有成就。